

## 佇阿娘兮身軀邊

黃勁連

辭別台北城兮燈火，對台北轉來：我已經「蓮花化身」。即个時陣，台北猶原「歌管樓(lio5)台聲細細」，正如李義山兮詩講兮；「青樓」猶原「管絃」，但是「黃葉」已經 be7 記風雨。我已經 be7 記得台北市兮青燈、紅燈如何照著街路；我已經心如止水，心內非常平靜。

轉來故鄉，佇阿娘兮身軀邊，阮感覺非常兮安全。故鄉伸出來溫暖兮手，我感覺我傷痕已經無去矣；那親像「少林寺」出來兮，我已經蓮花化身，刀斧不能傷。

所以，阮非常兮小心。既然，阮暗中「決心」來離開，離開台北兮生活；我決心揮別台北兮日子、揮別台北兮酒杯。所以，即次，阮轉來，be7 使互儂看「衰侶」、互儂看 be7 起，或是互儂失望、互儂怨嘆。我愛非常兮清醒，我愛非常兮理性來表示：我唔是卜轉來食燒酒兮，我唔是卜轉來繼續台北兮生活；既然台北兮一切，已經互我斬斷。我非常謹慎，我 be7 使一个惡夢咯繼續一个惡夢，一个爭論咯繼續一个爭論，拔領管筋。

一切兮爭論，攏是加兮，攏是浪費。咱兮天公有參甚乜儂爭論，咱兮土地有參甚乜儂爭論，咱兮大海有參甚乜儂爭論！？in 自古以來，恬恬無話，但是 in 佇遐，伊存在；伊事實是存在兮。汝卜參大海辯論，套一句北京話，著是：「向大海咆哮」，台灣話講號做：「狗吠火車」。大海猶原恬恬；所以，阮愛向大地、大海學習。阮嘛愛恬恬。恰恬恰無蠓。

所以，我決心將一切斬斷，我卜做我愛做兮。電話我無愛接；甚至，我想卜將電話舉起來。電話，是我參即个世界通話兮一个線索，但是，我感覺有太濟兮電話拍入來，是無需要兮，會干擾我兮生活、我兮讀書、我兮寫作。上重要兮是伊干擾我兮思考；一通電話，會拍斷我兮思考。即个问题，是現代儂兮苦惱；德國兮哲學家叔本華，講咧真道理：「聲音兮干擾真正驚儂，伊會破害偉大兮精神，互偉大兮精神斷去，抑是行對錯誤兮方向。偉大兮精神參普通兮精神無甚乜差別！但是因為雜音兮干擾，著無法度產生甚乜好兮作品來。．．．

雜音真正驚儂，伊兮破害力！自古早以來，若是偉大兮思想家，攏非常兮討厭雜音兮擾亂、拍斷；尤其是討厭語言兮炸彈爆發兮拍斷。佇

城市狹狹兮街巷，遐馬鞭兮聲，上可惡亦是上可恨；上蓋見笑兮雜音，破害我一切兮安定恰思考。」一字一句，我會當體會伊兮心情，所以，阮一字一字勻勻仔來共伊翻作台語。朋友若看著，會當體會我兮心情。我希望，有一工，會當諒解。電話，創造足濟兮現代文明，實際上，伊亦造成誠大兮傷害。咱愛會曉用電話，毋通互電話「用」去！

無儂知，干礁阮阿娘知影。阮已經改變，參以前，一點仔都無仝。阮轉來田庄裡，佇田庄生活，愛遵守田庄兮規矩；田庄儂貓(ba5)霧光著起床，阮嘛天未光著愛起床。早起時田庄兮光景真正好，我早早著來吸收清爽兮空氣。

早起時，阮太太早早著愛上班，阮兮囡仔嘛早早去上課。所以，綴 in 兮後壁，阮嘛愛上班、愛上課。

阮店阮兮厝上班：阮店阮樓頂兮眠床讀書、讀台語兮文獻、讀台語兮經典。即个時陣，我非常兮平靜，阮 be7 怨嘆甚乜——怨嘆即十外年來兮江湖流浪。至少，祖先留即塊土地，互我店遮起即間樓仔厝；即間厝著是阮安身立命兮所在。阮毋免驚風驚雨，阮毋免驚頭殼一空。我會當店遮放心來讀台語、思考台語、研究台語；用台語來寫詩、寫台語兮散文。我應當愛笑、愛感恩、惜福則著。

所在，雖然有恰狹淡薄仔，冊桌仔無所在通排。阮無所在通寫作、讀冊。但是，眠床著是我兮冊桌仔，舉一條椅仔來坐店眠床邊，靠店眠床墘。佇眠床頂，我著有法度通寫、通讀。尤其愛阿咾一著是阮兮眠床向西（趁錢無儂知），有兩個窗仔門，空氣好、光線好；定定阮咧讀台語兮時陣，風對窗仔透入來，有夠爽！風伸手來掀我兮冊；風參我有一個誠好兮友誼。

我定定讀甲恁去，毋知去食中晝。in 毋知影我是安怎咧拍拚，我兮眠床排迹爾濟兮冊；干礁字典，著有十三、四本。同時間，我有時讀、有時寫；有時寫詩、有時寫文。我兮眠床頂，攏是冊，有時掀遐，有時掀遮；阮即款兮無閒，阮太太真正是頭殼痛。——伊毋知卜安怎來整理伊兮眠床。暗時，逐家兮眠床，日時伊若上班，著變成我兮冊桌仔；伊若對學校轉來，看著眠床，一片亂操操，伊猶原會恁去矣。

伊，暗時若夠，著會來眠床邊問我，盈暗卜食甚乜？我攏講「清採」，伊聽了頭殼又咯疼。伊想，我那講清採，逐工攏講「清採」，「清採」是卜煮(chu2)甚乜菜？我講「清採」，北京語著是「隨便」，隨便汝安怎煮，都無要緊！汝會使煮菜瓜糜嘛會使煮蕃薯糜，攏無要緊；

阮太太猶原頭殼疼，伊去講厝邊頭尾仔聽，世間那有即款儂，逐日攏講清採；無，著講煮糜．．．我真正是掠狂。

伊毋知影我讀台語冊，已經讀甲恁去，食甚乜那有要緊？阮太太，一定認定，我嫌伊預慢煮，（預慢煮菜，無要緊；大學生兮註冊商標，著是 be7 曉煮菜！）其實，山珍海味，阮攏食過，亦是阿娘煮兮恰有滋味；太太煮兮，亦是 be7 差。所以，毋免想赫爾濟。（「走遍天涯海角，亦是故鄉兮山頭恰水；食遍山珍海味，亦是阿母煮兮，恰有滋味！」有一條歌，歌詞那親像是安爾，真有意思。）

其實，in 毋知影，連雅堂先生有考證過，「清採」，著是「請裁」，請汝來裁定；是非常文雅、古典兮話。請採，毋是「清採」、「烏白採」，是非常尊重儂兮話。

佇故鄉，佇厝裡，佇阿娘兮身軀邊，我誠安慰。早起時，伊店樓趂洗衫，若有儂卜來尙揣，阮阿娘著講；伊咧讀冊、寫文章．．．安爾。朋友弟兄知影我咧無閒，著歹勢來揣我。佇樓仔頂，我有聽著阿娘兮言語，若聽著伊共儂講：「伊咧寫文章」，我兮心肝會疼；阮阿娘知影我咧拍拚。

佇阿娘兮身軀邊，我想足濟足濟兮代誌。阮阿娘是海埔儂，少年時陣嫁來佳里興潭仔墘。佇海埔做囡仔兮時，上拍拚，是海埔上 gau5 播秧仔兮；海埔儂攏知影。嫁來潭仔墘嘛共款。田庄若咧播秧仔兮時，雉雞咧啼兮時陣，逐家落田園拍拚。阮老父擔秧仔，阮阿叔店園裡牽索仔，阮阿娘店田水內播秧仔；伊頭揸咧，揸一晷，伊兮頭佻腰亦 be7 痠；伊對索仔兮記號倒退播秧兮速度上緊，緊絡準；別儂綴伊 be7 著。汗，一點一點滴，伊嘛無來叫艱苦。

迄時陣，阮參小弟是「食飯坵中央」，跳落大圳泔水，毋知序大儂兮艱苦是甚乜。即款兮代誌，阮阿叔時常來提起；若提起阿娘播粟仔兮速度上緊，別儂無才調綴．．．伊頭揸赫久，腰嘛 be7 痠．．．實在有功夫．．．我聽著會艱苦，目箍會紅。

雖然，時間過去赫久，三十冬後兮現此(chu2)時，阮兮阿叔亦咯會來提起；提起即款兮代誌，我 be7 歡喜，我干礁傷悲。

阮阿娘削蔗根亦誠 gau5。會社、廓若咧振動，阮兮庄頭亦振動，阮兮心肝亦振動。早起時，我去學校讀書，阮老母去甘蔗園削蔗根。中晝時，抑是盈晡時放學了後，阮若是揣著縫，著會帶便當來甘蔗園

來互阮阿母。甘蔗園攏叫我鳥仔囡，因為阮老父叫做「照也」，我 be7 感覺安怎，顛倒感覺親切。in 逐个儂阿咾阮老母足 gau5 削蔗根，削來削去，速度上緊，別儂綴 be7 著。

聽著即款兮話，阮兮心肝底，小可仔會痛疼。阮老母便當食飽了後，時常偷偷佇空空兮便當篋仔，匠一寡伊削兮白甘蔗（水蔗）。我偷偷來帶轉去，路裡有保警咧看，我驚搜查我兮身軀；所以我愛小心我兮跤步．．．一路行，一路相四邊．．．即款兮生活經驗，已經三十外冬啦；我不時來想起，不時來目屎點點滴。已經三十外冬，想起即款兮代誌，我家已無法度自己。

可能，因為經過「白色兮恐怖」、經過太濟太濟驚惶兮日子，阮老母有驚著。所以，阮厝兮窗仔門關稠稠。伊，驚風飛砂飛入來？我看唔是。為著即層兮代誌，我定定參阮老母尚囗。（請原諒我兮不是）。阮兮意思，足簡單兮；窗仔拍開，空氣則會入來，光線會入來；光線恰好，空氣恰好。一間厝上蓋價值兮，是遮兮窗仔；唔拍開，是卜等何時？是卜創甚乜？通儂嘛知影，買厝愛買有窗仔兮，有窗仔兮厝加足貴兮．．．。

但是，阮阿娘猶原窗仔關稠稠，無卜互風恰空氣走入來；阮著恬摺摺，無愛恰咾(thih8)甚乜啦。阮會當體會伊兮心情恰伊兮生活習慣。不管安怎恰無風、恰熱，阮都吹電風。

經過二十外冬，阮老父來過身，阮老母操勞有夠濟。伊兮頭毛白啦，盈晡時伊去菜市仔買菜，佇路裡伊兮形影我看著：有恰老啦。我時常來回想阮老父過身時共我講兮話，「汝愛有孝，有孝老母；那親像一跤水桶仔，頂懸箍兮兩條篋仔；一條篋仔斷去矣，．．．，猶申一條篋仔．．．奚著是恁老母矣．．．汝疼惜小弟小妹，當做老父猶佇咧．．．」，斷一條箍桶篋仔兮桶仔，猶有一條，著是恁老母；即款兮意象語，店佇我兮心肝底．．．經過二十外冬，猶原閃光，非常清楚。

佇阿娘兮身軀邊，我感覺足安全。我不時來想足濟足濟以前兮代誌。遮兮代誌，著是我創作兮根源。祖先兮話，祖先兮語言，有祖先兮跤跡，有祖先兮目屎；我卜來好好仔走揣追認，追隨祖先兮跤步；用台語來寫詩，寫土地兮詩，寫阮老母聽有、阮後生聽有、阮厝邊頭尾看有兮台語歌詩。

即世儂，我註定愛奉獻互土地，做台語兮研究恰創作。尤其是創

作；阮決心除去寫詩，卜佻用台語寫散文，破台灣兮歷史，用台語寫一本《潭仔墘》。寫阮兮田庄，阮田庄兮大大細細，一草一木；寫伊兮身苦病疼；關心民瘼(bok8)，寫出伊兮悲痛；綴吳新榮先生兮跂步，用台語、用文學兮語言，採風撷(khiat)俗，寫田庄兮世俗事。安爾，做儂則有意義。

關心即款代誌兮朋友，請等待，等待阮兮將來。